

尖锋话题

# 成龙的道德货币

□林如敏(广州 娱评人)

成龙有两大癖好：好骂儿子，好收门徒。儿子房租名其实很乖，门徒其实都不成器，骂儿子实际上是欲扬先抑，收门徒则是出于开宗立派心态。成龙也有两大官腔：好谈家国责任，好谈功夫传统。举凡奥运、赈灾、国庆场合，他总是脚踏祥云压轴登场的娱乐圈大哥；至于功夫，他早已进入“我跟我比我第一”的状态了。毋庸置疑，成龙早已是娱乐圈人瑞级的人物了，他陷入对新北川中学的诈捐丑闻，令娱乐圈感到集体意义的尴尬。

从香港娱乐圈转战内地，成龙是最成功的。这成功并不是指他的票房成绩，而是在于他把他的娱乐影响力以一比一的汇率折算成官方地位，成为横跨娱乐圈和官方的重要人士。在娱乐圈与官方之间，有一块互相倚重、互相交

集的地区，成龙是这块无主之地的无冕之王。

以成龙诈捐事件为例，成龙的反应不像一个对公众形象非常敏感的艺人，而是像一个拖沓的政府部门，总能找出勉强说得过去的理由来推诿——我没拿到《大兵小将》的分红，所以没钱捐给北川中学。从之前他对菲律宾警方表示理解的微博怪论可以发现，成龙的立场很像晚清总理衙门大臣，以天朝上国的论调表达宽容、大度。他的地位决定了他的论调：不能像纯娱乐圈人士那样直白，也不能向官方那样打官腔，只能中庸、含混、推诿。

按照成龙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党群的口径：第一，我们确实没捐钱；第二，你揭露我，我要告你污蔑。从这个角度理解，成龙对北川中学的捐款，其实只是一个意向，他作出口头承诺，

代表着这个动作已经完成，继续要求全额捐款则属于讹诈。尽管成龙多年来一腔真诚地参与到公众事业中，但他只能算半个理想主义者——开头阶段他不来，落实阶段他不来，只有在镜头聚焦的中间华彩段落，他一身朴素满脸笑容地扑面而来。

艺人对他在演艺圈的斩获总是抱有怀疑态度，希望折算成真金白银。人气很容易通货膨胀，票房陷入虚报瞒报的滞涨状态，唱片销量更是大幅度掺水，像成龙、周迅、王菲、李亚鹏等大腕不断牵头做公益，实际上是将娱乐圈的人气兑换成能够更大范围流通的“道德货币”。其实成龙已经难能可贵，在捐出赈灾款项之前，他已经把道德货币预支给了北川，至于对方怎么花费，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。

水煮娱

## 赎罪

□米荆玉(大连 诗人)

汤唯刚出道的时候，广电总局批判性地参观了她的床戏；随即双方心照不宣地进入了“你假装没封杀我，我假装不知道被封杀”的微妙互动期。近日，汤唯确认出演伟人初恋情人，这标志着她正式从封杀期刑满释放——在《建党伟业》这样的电影里，你演什么是一个政治待遇。权力部门擅长怜悯，不善于跟强势艺人共处，这种特性在汤唯身上再次印证。而汤唯演得最好的角色，不是影帝梁朝伟的情人，不是歌神张学友的女友，不是伟人毛泽东的初恋，而是那个隐忍、顺从最终解脱的自己。

怎样把自己从四面楚歌中救出来？郭德纲用的是嫁祸之计。昨天他在天津把功劳承包给自己，把缺点批发给德云社“吃喝嫖赌”的某些人。如果汤唯有郭德纲那么多的同门就好了，可以抓一个叛徒来顶缸；如果郭德纲有汤唯那么多的演技也行，何须在电视镜头前给自己开批斗会？

艺人跟我们平常人一样——大家都没有勇气使用自己的自由，只因我们无法免除自己贪念和欲望的劳役，无法平衡服从与恐惧之间的关系。即便是艺人这个特殊种群，他们也需要一个常备的避险工具。他们脱不开一种原罪：我比普通人优越，是因为细微之处的差别被资本哄抬到这个地位——资本追逐所谓的演技、唱功，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天材地宝、不可重见的东西。

之所以汤唯会在莫须有的封杀面前噤声、郭德纲会在电视强权下低头，实际上是为明星身份的原罪而赎罪。一个艺人可以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牺牲多少，这个问题或者可以转化成另一问题：明星需要向谁来争取艺术的自由？

## 《盗梦》不是我那壶茶

□谭飞(成都 导演、脱口秀主持人)

看完《盗梦空间》，我努力想把梦做出好几层，但失败了。这说明我智商、情商、睡眠质量都不高，对不起那些“《盗梦空间》比《阿凡达》还牛×”的牛×怂恿。我好累，真的。迪卡普里奥演的是好，他能将真实演出梦幻，把梦幻演出神经质，再把神经质演出真实，循环往复，浑然一体。但激动、愤懑、痛苦、兴奋、紧张的调调跟《禁闭岛》里的他相似，我更喜欢那种真实而非复杂设计出的神经感神经质，内心焦躁到脸部毛孔微张，那才是生活，那才是生动。还有，好莱坞不用波边谦了吗，永远一副欠揍的脸。《盗梦空间》会有很多回头客，我估计诺兰的小算盘是，很多人将为自己智商被低估或高估不服，于是，再次买票进场。我数学成绩很差，差到不愿面对任何研究，更不愿面对所谓求导和逆运算；我也没收拾，无规划，空间想象力差，差到空间变化一多就犯晕犯困。从《梦的解析》到《盗梦空间》，梦发展得很复杂，很天马，很玄幻，但不是我的那壶茶。这部电影观影经验证明，我是一傻逼文科生，注意力还老不集中，对Johnson晓梦迷蝴蝶一类物事缺乏三俗情趣之外的想象力。

《恋爱通告》其实就是王力宏想达到吻刘亦菲非目的地而私人设计的一出戏。戏的逻辑根本不成立，撞车、古筝、蝴蝶就像王力宏的白日梦，大帅哥也YY啊。我唯一期待的一幕就是王力宏跟刘亦菲海滩“打呗儿”，刘亦菲妹妹的银幕初吻我从《功夫之王》等起，当时被剪掉了，现在终于等到，而且是跟王力宏，这是这部电影让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。看到王力宏跟刘亦菲首映礼挽手的照片，我第一感觉是，两人生出的孩子一定漂亮得惊人。他们为什么就不能真谈恋爱真爱呢？这肯定比《恋爱通告》有意思。

《线人》张家辉比谢霆锋演得好，因为张的那个警察角色更复杂，更难演。这是一部被低估的电影，林超贤还是有能力的。那天在双井UME，连导座员都鸣不平：“《线人》那么棒都被安排在一厅？！”音乐搭配也好，唯一不搭的是陆毅老师，眼神又正又柔，演一黑社会老大，真不像。

娱人码头

## 我们信专家 专家却只信红包

□包倬(昆明 作家)

如果真的对张艺谋的《山楂树之恋》期待得急不可耐，你可以去电影院里看片花了；如果连片花都还不解渴，你可以先听听专家们是怎么保持高度统一，将《山楂树之恋》赞得天花乱坠、一塌糊涂的。日前，张艺谋号召一帮专家在北京参加《山楂树之恋》点映，我认为此举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邀请专家表扬自己。

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的发言最为精彩，他认为《山楂树之恋》是一部很有嚼头的电影。目前，还不好说这部电影是否真有嚼头，不过，说它是一部很有嚼头的电影，倒是恰如其分。从前期的张艺谋抱怨清纯女难觅，到目前专家评说“静秋”可以作为标志性形象留在影史中，《山楂树之恋》已经吊足了胃口，只等它露出庐山真面目了。

张艺谋请专家点评，无非是想通过专家之口将这部电影的“经典性”先期植入观众大脑，以好顺理成章地认为这真是一部好电影。不过，这未必就能够如愿！这几天正在热映的电影《盗梦空间》告诉我们，要在人的意识里植入一个想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因为意识中有一种东西叫“防御者”。张艺谋这种请专家打广告的做法，放在以前也许管用，不过现在，已经是迷信专家的时代了。经验告诉我们，很多时候，“得永生”的下场不仅仅是信曾哥，还因为信专家。或者，我们信专家，专家却只信红包。

一部电影好不好，当然不是三五个专家说了算，而是要经受住观众和时间的考验。这种刻意为之的“专家广告”，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电视上的明星代言，如果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，那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：凡是专家和明星说好的，都不要去尝试。因为好东西是不需要四处吆喝的。而且，如果这种专家吆喝真的管用的话，那未来中国电影的区别仅仅在于，谁请的专家档次高，谁给专家的好处多。当然，对于专家们来说，赞扬张艺谋的电影看起来“风险”较小，不易落下“捧臭脚”的嫌疑，而对于张艺谋来说，这种专家式推销恰好证明底气不足。

娱人码头

## 钟丽缇：我没做过整形手术

沈傲君

“每个人都可以享受这最平凡也是最难得的幸福。尽情得意吧，显摆吧，谁也没有权利去阻挡别人的幸福感受。”



沈傲君言得贵乎

大S

“难得投胎做人，不闹一下多浪费啊！自己扮演的是‘僵尸’而不是鬼，就算鬼月过了僵尸还是会出现。”



大S“僵尸”造型



大S“颓废”造型

著名影星钟丽缇



娱人码头

## 新《红楼》玩时尚不如拍成三级片

□石康(北京,作家、编剧)

几年前在剧组，有人找赵宝刚拍《红楼梦》，他问我想不想写剧本，我在脑海里迅速转了一下《红楼梦》中的那些主要人物的故事线，再想想红楼人物与现代生活的关系，然后摇了摇头，我说以我的水平写不好。

编剧一般都以其编故事技巧而自傲，怎能面对一部可轻松挣钱的改编戏轻易推掉？

原因很简单，单纯从故事上看，《红楼梦》是一部很难结构的作品，它是一部生活流戏，把握这样的戏，只能凭文学修养，编剧技巧使不上。

另一个方面，随着年龄及文化背景的不同，阅读《红楼梦》的体验也不同，年轻时可当言情故事看，看到少男少女打情骂俏便稍感满足，有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，可从意境上看，《红楼梦》里有说不尽的文人酸楚，当然，知识越多，解读《红楼梦》的层面便越多，其中趣味，冷暖自知。而这正是编写一部流行戏的弱点，因很难有编剧可同时讨好这么多的人群。

(顺便说一下，解读中，我从未看到有人用一点新工具，比如文化人类学啊，符号学啊之类，说明新一代中国文化人对其早已失去兴趣。)

这一次，《红楼梦》主创们搞的是时尚，即使是说从投机的角度看，也不是很明智。如果说《红楼梦》中确有一种中国古代豪门时尚的话，拿到今天，也会因其审美的边缘性而令观众不耐烦，把《红楼梦》做得时尚的方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把它拍成较精致的三级片，主攻色情，观众的看点在于帅哥美女和服装及建筑装修，但我国国情不允许。

细想一下，我觉得《红楼梦》还是有一种方式可以成功的，那就是搞成根据每一个人物故事引出的话题剧，把一个家族故事，变成每一个人物在大家族中为了生存而奋斗的故事，主讲每一个人物的生存策略，分析他们的成功失败荣辱，但这需要主创拿出勇气，不理睬红学家的意见，借古喻今、借题发挥而不是完全的

抄袭原著。但产生这样的勇气可不容易，在它上面花那么大力气同样不值得。

在中国，像《红楼梦》这样的娱乐性作品被标榜成一种学问，这种学问其实只是大学教授开的一门选修课，就如同英国大学把简·奥斯汀作品打一个包，加上诸如“英国文学21B”之类的代号，让专业人士写几篇论文混几个学分，不幸的是，《红楼梦》成为中国夜大的课程，只要有时间，能读中文的人，都可对《红楼梦》说上几句，中国的红学家比简·奥斯汀专家多出1000倍，且谁也不服谁，那么，这就产生一个问题，谁说的更具权威性呢？

答案是无。

那么说《红楼梦》什么是对的呢？

只要说《红楼梦》拍得不好多半能蒙对。

